

四明叢書

張宗祥



質言序

質言者吾師吾兄寶陰先生所爲文也夫文何以質名卽其心之見是者宣之辭耳矣古之立言者自六經以下子史流略無慮數千百家豈盡純乎聖人之經顧其爲言具以宣心達見非事乎甲唱而乙和縕襍而錦襲以張示天下者後之人覩其文評之卽高下純駁莫可爽焉何也其言之質也非僞也末世僞滋士爭務華標而寡實蹈無論實蹈卽能言之非知者皆是掇往牘之筌蹄窺成言之藩廓以揚己誇代曰吾論高而理純卽

六經何讓不知其高者高之人也其純者純之人也已
則何與焉天下有知言之士求其說於爲之初者則窺
奧陋牆揣本棄末其何說之能行譬之取英蕤而飾枯
木採土舟而行江河乍覩者非不燁然稱美而橐駝三
老已竊笑其非及夫槁而潰焉則羣衆人共舉而置之
矣先生固所謂知言之士也讀書山中博羣篤古玄覺
精思蓋二十年往矣俯仰天地上下古今蒐抉性命邃
奧賢聖指歸及夫人道經綸物理變化之故而立爲一
家之言曰銓道等篇爲說不同要皆卽其見之所至以

發明理道表設知能補前修之未洩開後學之難窮者
而心性論與觀物篇尤爲會要潛真昭指宗緒彼其歸
一門途當伯仲季周諸子異不詭道新不離矩則尤於
高且純者幾焉視彼效顰逐步勦採無根卒不免爲世
之棄者奚啻虎鼠薰蕕爾也書成名之曰質夫直闡心
眞不事僞口質之基也卓知確語不爲二三質之實也
本幹茂植枝廡遠長質之用也書三義備焉則斯名也
稱情哉稱情哉先生爲人篤中而約己信古而敦倫循
循闇闇任其原眞不識天下有蹊谷變遷脂韋突滑之

事若太古毗者及與之揆索古今剖原事理則如神劍
斷犀解繯靡滯良驥歷險馳騁不停松柏遡天風而競
秀珠璣對海月而吐奇蓋其誠積發光莫之可蔽然也
所稱三質之義豈惟知而言之卽實蹈君子亦何讓矣
今天士多爲襲矩步繩之說以取偕於時士風日敝
假令先生得位以其獨得之見挽浮就實一洗舊習歐
陽子之功不復可覩哉於是成能子爲取刻之以成古
義訓世風也或曰先生所著有三極通及是書通似太
玄是書似法言卽揚子可並轡馳已余曰二書未暇度

長絜短揚校投閣書馮述寓直錄揚著劇美論馮作迴
瀾論第參觀之必有短長於文字外者余何言哉嘉靖
癸亥秋仲月賜進士第刑科給事中奉敕巡視京營門
弟馮成能謹序

質言目錄

貞白五書二

詮道篇

修學篇

觀物篇

評古篇

雜議篇

砥行篇

經世篇

凡七卷計一百二十二章

質言

貞白五書三

明慈谿馮柯子新撰

銓道篇

凡十
四章

道其總乎眾理其總之析乎不極理之總則不徹道之
析故君子總之貴今夫地邑而爲城市野而爲村落礫
而爲衢途浚而爲河渚築而爲亭畔地其總乎眾形其
總之析乎彼窺一理德色者獨野人生死村落中而不
知村落之外者也猶羣蟲處襠中矜其白也而不知髮
棲者黑也此無他見一方也苟陟崧高視之則四空之

內曠然一大地也無城市村落衢途河渚亭畔之別矣
故君子總之貴

首羣物而無不之者道人而直其心以行者德

或曰伊川以春秋五經之斷案是經春秋而緯五經也
堯夫以聖有四經禮樂汙隆其間是經四經而緯禮樂
也逮桑悅氏又謂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子將孰據哉馮
子曰聖人之作經猶機女之織帛也天下有經不統緯
緯不屬經而可成帛者乎六經者六全帛也故易則經
卦而緯爻書則經德而緯政詩則經風雅頌而緯賦比

興禮則經三百而緯三千樂則經律呂而緯宮商春秋則經筆削而緯事彼析而言之者曲見也曲見而言之者奚言而不異然則伊川亦曲見者耶曰五經必案斷於春秋是五經皆瞽說也易昭吉凶詩嚴美刺書紀治亂禮樂分流離進反斷斷兮若老吏折獄無黨無疑果瞽說也耶

或曰刪後無詩諒乎馮子曰非也天地有五言之詩吾心有不律之調不以刪前有不以刪後亡常流著活潑於吾目而未始離也是故川雲山月皆眞景也花紋鳥

蹟皆奇字也蝸鳴竹戛皆嘉韻也咳唾語言皆天籟也
刪後果無詩哉

或問老泉明論馮子曰噫此術也何居曰天下之事譬
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
數之而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是
欲以一縑十也何如其術也若聖人之明論則不然知
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或問髡髽馮子曰之論也莊生以爲達者也達則生死
同門吉凶齊域昭昭不必苦冥冥不必樂而又何羨乎

彼其以髑髏羨也是不知死也不知死宜知夢夫夢也亦嘗有君於上有臣於下有交游妻子於中或僕僕而事至寤也尙有餘勞或哀哀而痛至覺也猶有餘悲來見有南面王樂而無人閒之勞也人之死特夢不訛耳身與人交情隨事生當無異於夢也烏昭昭之苦而冥冥之樂乎然則何時而樂曰天統元氣故寒暑晝夜日布而不勞地載元形故山川草木日變而不癯人宅元精故耳目手足日運而不竭心思智慮日發而不枯故生如是死如是夢如是覺如是烏昭昭之苦冥冥之樂

乎

女多壽何也馮子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草木倒生故無知禽獸橫生故有小知惟人之生也直故獨靈於萬物

心統善性運心故性者心之生也非默默而已者也無體無質精神以爲宅非理非氣因緣以表則故則非性不生性非感不形因緣乎感而鼓舞之以著其善性之所以益神也今有嬰兒于于焉嘻笑而投余則奚詎父兄之慈愛也而憐之憐之仁則也而憐乎憐者則性也

性以行夫仁也鳥獸相搏強者攫弱者而磔裂之人必
勃鬱而不平夫不平義則也而不平乎不平者性也性
以行夫義也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存之若雲伏谷火
焄灰漠然黯然而靈光內炯不知其所自有發之若雲
起膚寸滂達瀰漫不須臾霖澤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過
之則風斯卷雲斯收倏焉清明還於太空不知其所自
歸能張能弛能卷能舒門鍵爲鑰弩矢爲機是曰性性
乎性乎以精神爲體質以因緣爲精神故有之則強毅
貞固奮迅激昂足以樹立於天下不者扶之弗起策之

弗前潰敗委靡不可收拾泥而已矣哭死必以偯苟無
偯哭不類矣割肉必以刃苟無刃割不齒矣達善必以
性苟無性達不力矣故性非默默而已者也人之言曰
任性使性又曰戒性忍性耐性而果默默而已雖因緣
於感而若槁木無生已夫焉得任使之而又惡用戒且
忍耐爲哉其戒之忍之耐之哉以任性而使之也其任
性而使之也以性之生而非默默而已者也故有感而
後有因有因而後有性有性而後有善亦可因緣使爲
惡乎曰不可天有中氣而純雜鈞焉地有中氣而純雜

和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是性者天地之冲
氣人心之精英烏覩所謂惡哉爲虎狼則性必虎狼未
有爲虎狼而騶虞者也爲騶虞則性必騶虞未有爲騶
虞而虎狼者也爲人則性必人未有爲人而禽獸者也
然則惡孰使之曰物寡智人多智寡智則蠢蠢則專專
則眞眞故全其天而不害多智則機機則巧巧則詐詐
故反其性而不知故世無虎狼之騶虞無騶虞之虎狼
而多禽獸之人也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智也其所
以淪於禽獸而不如之者亦智也故智性之賊也豈惟

禽獸天下無甘黃連無苦甘草無堅蒲柳無脆松柏無
寒荼莢無熱山梔無臭蘭椒無馨蕭艾是智愈無則性
愈全故智性之賊也嗚呼禽獸寡智而寡智者也草木
無智而無智者也人多智而能不用其智寡若禽獸無
若草木其爲全性又何如故舜無爲禹無事文順則孔
默識顏如愚之謂大智敢問子之生與告子之生同異
曰身之生謂之氣心之生謂之性告子辨之未辨耳故
孟詵諸子孰優句孟乎曰孟詵告矣又曰目之於色耳
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非告乎荀詵孟